



蠶衣

吳郡 祝 允明 撰

馬遷有言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呂自見於
後世深哉其言之也夫士秉才握知通道達務
將施行當代也或時世背盭聰爽闕塞嬰彼六
極逢此百罹知我者希兼來誚毀故廼吐詞寫
心自爲鳴嗚蓋亦物之情與允學耻謏聞才非
度衆人不逮古其窮過之是以樂天委運之餘
特發所志章之筆舌抑欲揣量時宜稍議有政
以爲空譚亡裨於官守是非徒僂於訕訐且榦

乃末基近是遐始鳴鬯之益其在茲乎故著書
成五篇通時遂質補敗成用揚權號曰蠶衣約
義連類大凡爲已可以勅躬歸稱近道植事違
虞卿刺譏之旨遠更生狗物之疾庶幾自厚無
詒斯濫云爾

蠶衣

通時篇

夫夏暄冬寒候關氣運温華涼蕤變繇化宜天
地之情不欲凌人以寒厲物以萎也願消息代
換樞栝自定疇能膠捩化體徇其私慕哉今夫
秋炎不衰輒傷禾稼春久莫泮須淹果卉是知
微踰節數便成留斲况期四叙一律焉爲玄業
也人之與物其類非遙熹榮憎枯意亦不異然
萃彫葉殘何有怨黷憂榮或至即生尤戚蓋以
知覺之曲悖妨茲鴻龐之盛造揆之理道不亦

外乎。自頃賢哲多逢危阨。或者往往咎阿衡之
降祥駭宣尼之餘慶。亦不審之過也。殊不知道
非過善。亦豈崇淫緣。夫玄運難轉。佑賢自如。通
塞之時。非有繫乎才不才也。其烏可以執諸。允
冥鈍僕。邀不才靡齒。而其不遭時亦已甚矣。夙
失祖考。終鮮兄弟。連蹇慘瘁。未可殫言。然究觀
天人之際。迹物類之定。研陰陽之故。蓋有以識
時之義如此已。其奚尤戚哉。

遂質篇

質者得也。凡人不可有以得。則不可有以生。質者軀

殼。情鄉即所得也。然而得。迺衆公遂由己力。置
而弗遂。要歸不成。且夫軀殼之形。亡弗差別。妍
猥小大。各完其故。至於情鄉。迺不自遂。試尋厥
趣。將不然乎。今設置一事。使兩賢並治。或作片
語。令雙才均發。則必言言異口。而無不嘉。事事
殊科。而無不善。故知材有柔剛。資有寬密。其成
則一。其施則萬。惡可約以一塗。彊之同道者邪。
故干剝微遯。等稱仁於元聖。展和夷介。同標聖
於子輿。繇斯已。還賢賢皆爾。然則今日又何必
舍習易而趨放難。廢自美而羨宅良哉。操自得

之質成可望之業勗哉師心無謝前懿

補敗篇

蓋人不能無敗焉志惑行忒流成過故寧可因迷就罔弗省而遷若夫削詭脫俗溷者以爲矜歸真任淳儂者以爲佚矜之與佚彼爲敗矣而豈果敗也哉如斯之屬匪一其端安得不嘖煩於人而逆心於我也然煩寔忠懷逆乃長善均爲弘益焉昔者厲王病誨使人監之召穆公曰不可監也善敗於言乎興行善而補敗耳循蒞之說有以深誠當后所陳足爲自固永言夙夜

傲不惰焉

成用篇

甚哉人之用也大矣乎可爲周身者矣夫天覆人有人成天夫地載人有人成地夫物給人有人成物天地與物成之維人人成天地與物不存於用乎用也者稟乎天而成乎我者也稟而不能以自成稟終亡耳故緣稟以致成者志人之則也貫羸而通精者知者之式也故受而不虧因而不敝推而不匱完而不散者不作乎入者也故度者用之府也學者用之貲也才者用

之樞也力者用之駕也時者用之程也不務五者而能成其用者未之有也輿軾之工亡羞於甸治割亨之匠不憚於絰績彼之用固塞乎其稟矣夫士也豈直爲亨甸之稟哉而不知塞成之其識亦闇於工之匠矣爲是其識之劣與非然也弗念而已矣是故成用之方存乎念成念之術存乎爲爲也者用之師也念也者用之后也有后師之柄而不克運之豈惟無登於遠大廼當彌淪於局隘也然用之目其繁矣即天即地即物即我件件而習之晨晨而益之鉅參倉

黃織破塵沙高窮亡象卑 著有形盛之輔家國之業微之創技藝之務務 俾知罔弗究行罔弗達確覈周緻通徹熟易役 使庶品給供萬有者可矣哉故建府弘則其容 厚取貲博則其積充運樞敏則其獲疾執駕壯 則其行堅循程嚴則其功就五者不失其用成矣若夫發受於初彰施於中收完於終者有天存焉母孤其稟母昧其識毋荒其爲欽念哉欽念哉

楊權篇

所謂揚權者揚取開拓非言炫暴權寔本事無

干詐力世之稱權。往往有竅於爵威。恒需於温厚。失莫甚焉。權者人所自有。而自揚也。其胡關於外物哉。竊驚夫世之不察。何其固也。金繒少匱。則貞廉爲笑資。笏綬弗加。則賢豪爲譏具。譽常積於榮餘。毀多來於困極。驚勝女婦。癡劇孩穉。此則在人。乃爾於躬。無涉。莞而麾之。可也。若乃已之所處。又何繆乎。語貧窮則姿立。緒道賤卑。則眉隨。歛甚者。彼恐傷犯而言不昌。此恚益惶而體亦病。噫。何爲然哉。其或素敦慕愛。心懷忠厚。則於其動止也。驚惑岐貳。妄贊曲詆。於其

阨窮也。鬱陶忸怩。遮回隱辟。而於其權之浩浩者。曾莫爲之贊益。而推展之也。抑亦未獲其當矣乎。至於高賢雅德。垂情下末。援挽規誨。蓋有之矣。茲則劓剗心膂。期煎知賞。可焉。嗟夫。權之在我。洪矣。苟云必繇外物。而后行。則我之初。何呂能自生。而无希於彼也。居何美於梗梓。梗梓能不吾構。不能撤坤承。而乾蓋衣。何嘉於綃縠。綃縠能不吾被。不能褫仁服。而義裁。啖何甘於鼎俎。鼎俎能不吾供。不能奪德饌。而理滋。金錢非腎腸之不可亡。印組豈精氣之不可乏。吾權

奚在迷斯重輕故須明以照焉時而揚之當見
立之境暢履蹈之跡一往不曲于搖莫撓口亡
苟匿之詞目亡低回之顧足亡暗屈之踐體亡
隱媚之動其如是權殆揚也乎得矣而未盡也
盡之之術衆矣哉姑集其要冀接而力焉於戲
匪志匪成匪功匪行顓切刻厲揚權之程則必
宅仁躡禮廓量廣懷隆見玄識衛逸匡曲峻立
凝度致智守宜敦信上直勵業顓好信古期遠
審一慎燕研微多聞深求卑問勤修則必溫容
令詞明視諦聽宗止寧息達變知物則必周情

忠謀共上閔下惠空柔弱折暴杜侮則必無遐
無邇無著無隱遐著乎孝忠之弘節邇隱乎咳
唾之微目千營萬施的夫道而準夫則則必對
三才以無惴接羣有而不楛者焉如是則真存
妄滅權者揚矣綽哉堂堂乎揚權也哉植大址
者其在茲乎確焉不可挫也理信通明言非憤
激篤哉真見勿作我慚

蠶衣

余既著蠶衣五篇自備省覽閱不彰
露或有見者問題號之義因爲䟽說
蓋蠶衣繭也蠶本期利物不能自用
故發爲文章表昭綸緝之緼抑以自
爲包衛懼貽缺壞焉研訂諸理甚類
窮愁著述之狀故題號曰之義止此
耳成化戊申秋允附記曰名曰登
技山公別名

彭文憲公筆記卷上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予中副榜不就與諸副榜
并下第者九百餘人俱入太學是時古廉李
先生時勉爲祭酒趙先生琬爲司業李先生
教衆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
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
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
其於四號閑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時五更
復令膳夫提鈴循號門催喚起讀書或自潛
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之責罰自

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三二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語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助教季洪嘗謂予言前歲李先生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

縲緲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柳寅于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故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柳事乃釋因相與歎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福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齊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帳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發然後歸無不泪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略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用治先生聞其言甚善間謂予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諸人所不及也因誦

其語云此行又備與蕭先生言之親沒復姓李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贄禮果不負先生知待意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遣須知官在途夢聞黃榜第一名彭某國子監生其人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端本端本訪知予姓名駭異數與朋輩言之時本端歷問爾同鄉某文學何如有人夢渠魁黃榜且記看驗之庶贍見予道其語且輦蹙曰惜乎太泄露了予曰夢中事何足憑置之勿言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正曰

吾昨夢見賢兄魁多士可賀季方曰若夢可信則也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必我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二人各占其一可也巳而果然夫科舉固前定然於人何預而見於夢如此其理不可曉是時士夫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而起至後果徵驗云

予僥倖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脩謝

恩後即詣閣下拜先生時曹鼎陳循苗衷高

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遂留早食酒饌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事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一月後本院自學士下至孔目皆出錢置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於上予三人坐前之左侍講獨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比前尤皆豐盛予出錢倍于二公亦循舊典故也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仍以

類分學士自成一類侍讀侍講自成一類脩撰編脩檢討自成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來久矣

翰林官惟第甲三人即除撰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爲天生仙餘爲半路修行亦切驗也

己巳八月車駕北狩邨王監國於午門外親朝

百官糾劾姦臣誤國旨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遂起先捽馬順首曰此正是姦黨當除去監國退百官用手脚擊踢馬順至死仍擊死內臣二人各官義氣憤發至於如此是日子居憂未出聞之驚駭蓋土木敗績固非常之變而此舉忠勇亦非常之變也

八月二十九日子居憂忽校尉至門宣喚入朝

有
令旨着商輅彭時陳循每同辦事時具啓辭

不允令專心辦事內臣促送入內閣乃去是日文武百具本伏文華門請邸王即位王再三辭讓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咸以宗廟社稷大計爲言力請不退會太后命亦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蓋是時人以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故不得已爲此舉亦事之變也

十月十日虜酋也先合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于謙出迎衆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叅議王復中書

舍人王榮充大臣出迎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騎四面剽掠勢亦張大于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率總兵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公循乃請寫勅調各遣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達達并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用以疑其心至十四五也先果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咸未明而入抵暮而出勤勞愛戴比他日爲甚

而內外贊畫防禦陳于二公之力居多

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五日也先遣兵奉送

太上皇帝還京因思晉懷愍宋徽欽不能無

遺憾於千古而我

太上獨幸其悔過奉送南歸豈聖德有所

感動而然耶抑虜人計窮而爲此也臣子之

憤於是乎少紓矣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

失獨易儲廢后爲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

此二事也

東鹿王公自 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

與中貴王誠厚相結納欲入內閣是時閣下

已有陳高蕭江商五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

高高遂爲其奏請添入有不拘煩劇閑散之

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繆曰我於煩劇中舉

前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

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鄉人故激成此事然

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

之商以語予如此云

歲丁丑改元天順是年正月太監曹吉祥武清

侯石亨等與副都御史密謀舉兵迎
太上皇帝於南城復位執于謙王文范廣殺
之罷黜陳循等十餘人充軍爲民罪其迎外
藩也然實無此事侍諸人欲張已功假此以
爲名云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時
入見令近榻前問曰爾是 正統十三年狀
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至今
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陳鑑
第三名是岳正時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

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出
外喫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命下着文淵閣
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禎許彬薛瑄二月陞
李賢於許薛上六月徐李爲事薛致仕去用
岳正呂原與許彬三人七月岳爲事許亦罷
黜復用李賢呂原至此乃增時爲三人蓋當
時進退甚輕希異者衆不意復及時也惟時
先見而後出命豈懲前之未審歟
是年徐李被黜有負權寵者語人曰我欲薦彭
某入閣因未與接識故未果其人傳言曰可

往一見之彼必喜予對曰素不慣往見人有
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輅求見不可得爾徒手
一見何傷予對曰承厚愛然決不能往六年
當諸公合講時有沈司歷者三次來家見邀
予避之不敢見蕭聰即中又謂予曰沈是有
才者使來進用之機在此今不見後將有悔
予曰我本無他望何悔之有且去年旣圖守
不圖進今往見人求拔雖進亦可耻也是時
李宜人聞此言亦曰官自來爲好不然雖做
尚書亦何足爲榮若無事只如此過亦足矣

予甚重其言及入閣之命下始知顯晦自有
時非人謀人能與也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
間皆覆以黃瓦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
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錄副本前楹
設櫬東西坐餘四間背後列書櫃隔前楹爲
退休所李公自吏部追以傍坐不安令人移
紅櫃壁後設公座予曰不可聞宣德初年
聖駕至此坐舊不設公座得非以此耶李曰
事久矣今設何妨予曰此係內府亦不宜南

面正坐李曰東邊會食處與各方却正坐如何予曰此有牌扁故爲正被皆無扁故也李曰東閣有扁亦正坐何必拘此予曰東閣面西非正南也李詞氣稍不平曰假使爲文淵閣大學士豈不正坐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乎予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則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禮李公方語塞然意猶未已踰數日 上遣

太監傅恭送銅龍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乃罷不設座蓋李爲人好自尊大徃徃不顧是非直行已志如此

戊寅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訖予謂李公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及人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官

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
斯與上徵相稱李公喜曰是好擬仁政數條
進呈上大悅命印行之比見上英明大
度樂用人言真聖主也頒徵號詔畢上
御文華殿召時等三人近前賜銀兩表裏有
差仍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
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扈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
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
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

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
於中亦所以訓武也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
獐鹿兔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厚云

乙卯四月六日有旨賜諸大臣遊西苑苑在
宮垣西中有太液池周十餘里池中架橋梁
以通往來橋東爲圓臺臺上有圓殿殿前有
古松數株其北即萬歲山山皆太湖石疊成
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乃廣寒殿也池西
南又有一山如之最高處爲鏡殿此皆金元
時所作其餘殿亭皆今制而西梢南曰南臺

則宣廟常幸處也是日賜宴於此群臣霑
醉而歸臣時已記其詳此特其梗槩云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
騎馬執旗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
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躡躡捷人馬相得
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
狀終場俗名曰走解_{于介}而不知所自始豈
金元之遺俗歟令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
觀畢賜宴而回

七月賜尚書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游南城中

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宣廟與上游幸

之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爲蒼龍門南

爲南鳳門中爲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

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鏤水族於其上南北

有飛虹戴鰲兩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

又北疊石爲山曰秀麗山上有圓殿曰乾運

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爲佳麗門又

後爲永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

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夙旣者旣畢工乃

命學士李賢呂原洎時往觀焉受命領行者

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回時謹記於此庶不忘
上恩德云

庚辰年四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王翺
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
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
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
暇及矣所傳曲調傳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
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
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人

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皆叩
頭而出

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時
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
揮隸三管把總管操者摠兵官會昌侯孫繼
宗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鏗都督趙輔具名
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爲率 上
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
不中而引弓發矢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寶
鈔有差而摠兵洎時五人各賜鈔一千貫是

年十二月闕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
有二三人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
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後
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 永樂
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
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
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
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
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

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
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
玉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
牛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詣吏
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
元禎得與云蓋 上自復位以來明思百辟
不輕選任而時不才獨軫 聖懷如此感激
於中何可忘也

彭文憲公筆記卷下

辛巳年七月二日昭武伯曹欽反欽太監吉祥
之猶子也吉祥在 宣德 正統中屢領兵

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久矣
天順初年與石撻兵成迎復功亦侍有此欽
以此驟陞伯爵頗驕恣錦衣衛指揮遂杲發
其事稍裁抑之遂有反謀知是日 朝廷遣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西早朝謀領
達官突入爲變達官中有馬亮者知之寅夜
詣至恭順侯吳瑾家言之瑾以告孫鏜具本

達于上朝門未開而反者至矣殺逮杲并
寇都御史取其首舉火攻門縱橫於門外勢
惡可畏朝官多避匿不敢出惟李賢一人被
執賊黨屢脅之以刃得不死比明孫鏜會出
征軍官禦之大戰於四牌樓抵暮乃平之吳
瑾以戰死當是時變生倉卒在營將士散處
於家且無甲冑器什即孫鏜統有就行之卒
可以禦亂於不測然亦豈非宗社有靈使之
然耶或謂迎復之舉曹石二家爲首事雖順
而行之以逆傷國體壞朝政多矣不三年而

石敗又三年而曹敗曹敗雖遲而受禍尤烈
果報之理爲甚明也亂臣賊子可以鑒矣

甲申正月朔日以後上不豫猶每日裁決萬

機如常至初十來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
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
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
殉其四殯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
心書畢且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我潤
色之既至臣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玉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

欽誦畢皆嘆曰所言關大體非英明不能及此而殉止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猶悲愴上聞之亦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牛出道其詳因曰上英備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駕遂崩焉嗚呼痛哉謹識其略用彰聖德之高致云次日早儲皇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洎臣時并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言曰父皇賓天爾等盡心

輔佐因泣下群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傅叅牛玉會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書王翱李賢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爲議事官公同計議處置軍國重務遵宣德十年例也預列者皆荷銀幣之賜

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尊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曰錢久病只遵所生母爲太后李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年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

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大倫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旣入少
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
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 宣德中自有例
李色變知事不成因日時曰爾執筆時曰今
日事與 宣德年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
居別宮故 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
在豈得不尊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
亦助其言時曰 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
今日誰敢擅寫爲人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

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
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詞曰你每偏向懷二心
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
何所利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日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
同尊爲宜衆乃皆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乃
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
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湏照 上聖例
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旣是同尊如何又

要分別時曰得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
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
議懼逆夏意有後患隱然不言惟李開端時
極力繼其後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
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仁孝之德於茲
可見矣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
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有難言者
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與其間非二先生
力爭幾誤大事爲大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
徒享厚祿何爲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覃

語有慙色

營造山陵時與同僚李陳計曰前日費事周折
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
美李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
曰所言固有理但 洪武以來制度只雙穴
未可輕易爲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太監
堅言不可衆顧望不言乃已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籍
禮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上率百官先
農畢釋祭服便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

抹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
按犁轅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
和颺旗而行 上乘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
以爲勞旣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
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是日時九
推之列也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
故事觀畢乃賜宴而回時生長未親農事至
是始知犁之入土淺深繫乎舉手低昂事非
習不能於斯可見矣

三月初十日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用大

臣八人分獻時分獻西哲禮畢 上坐彛倫
堂賜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左右侍坐祭酒
司馬灼司業張業以次進講畢賜茶乃行先
數日陰雨至是乃開霽軍駕往來無一點塵
埃觀者咨嗟正協文明之象實爲 聖德感
通之兆也

北方流民屯聚荆襄山中以數十萬計有往鄧
州劫李氏財物者有司捕之急因拒敵官軍
殺數人遂糾衆反賊首劉千金劉長子苗龍
苗虎等以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事聞

華記下
一六
朝廷命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同唐太監率師往征之至南漳湖廣摠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方擬進取賊擁衆出撫寧且有疾白公督李震分道截遏一鼓挫其鋒賊退保巢寨官軍乘勝進攻破之擒千斤劉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以計脫走深入險阻撫寧病愈自領兵搜勦有襄陽艾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部下一日忽與劉長子遇長子欲殺之艾曰官軍即尋石和尚於爾無干爾若能擒石和尚必重有陞賞約與俱見張指揮張

具酒食勞之長子信以爲然遂入乃擒石和尚出詣軍前諸將爭功忌張英以得賊贓爲名捶殺之仍以劉長子石和尚爲俘獲獻於朝廷法司依原奏鞠罪刑于市衆知其故多爲張英劉長子稱冤法司雖知無從辯正竟殺之噫爲此者何其不仁至是哉予聞其詳而實如此故記之蓋論殺長子後予方以省親自家至亦以不及申救爲恨

廣西大藤峽蠻賊久爲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議者咸謂宜調兵往征然自永樂以來但能

威之使不出未能破其巢穴及是 都督趙
輔僉都御史韓雍與內臣同往征焉用土兵
爲先鋒出奇計破其巢穴謂其中盤亘數百
里山澗險阻而桂州崖九層樓尤險峻官軍
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聞者殆以爲不
世之功而趙獲封爵賞以此然班師未久而
賊復集乃知前所殺者多賊黨而真賊避匿
者又出是以謂識者有遺恨云但趙都督領
兵往返紀律嚴明軍士在途秋毫無犯非他
將可及爲可重也

戊子六月二十八日

慈懿王太后上仙次日

內臣傳恭夏時同司禮傳

旨在者皆不敢

對時

商劉二學士後至又問如前時對曰

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

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禮

內臣懷恩心知其正而不敢言夏時獨曰不

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

胡后葬例西山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迨三

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

一或非禮何以示天下內臣不以爲然曰且

散待請 旨再議時退謂同僚曰此事力當
諍不可使 上有失德二公曰然待他人先
言吾輩贊成之爲好恐先言觸怒則事不可
爲矣時曰如此固當倘無人言如何已而
上御文華後殿召臣時三人并諸內臣至前
面議 上曰慈懿娘娘葬禮當如何時對曰
只合依正禮行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
是好但於周娘娘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
處得合宜時曰 皇上孝事兩宮 聖德彰
著合奉 梓宮合葬 裕陵以全 聖孝爲

宜商曰外議洶洶若不利葬則人心不服且
於 聖德有損劉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
葬固是孝若因此失一娘娘心亦豈得爲孝
時曰 皇上下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慈懿娘娘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
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庶不失 先
帝之意夏曰比先閣下議作三位已不允今
如何行得時曰此時慮有今日故預爲此議
今須依此處置爲宜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

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
曰進來者當晚時等具本進有 旨令百官
議明日禮部集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議皆
云時等言是內批未允猶欲別擇地於是百
官伏文華殿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內臣傳
旨諭衆人退皆應曰不得 命不敢退時與
商劉進曰人心如此天理所在伏望 朝廷
俯從群情於是內批諭群臣云卿等昨者會
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

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 朕心終
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
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
命咸稱萬歲蓋此事非上曲全孝道何以致
此真盛德王也

是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牆以西若雨雹聲有
在地者拾取觀之皆黃泥丸子圓淨堅實如
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劉學士皆在西出
數丸示予非親見者不信也以此觀之二氣
變化何所不為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涼府開城縣土達滿四糾衆造反劫掠四出勢甚張皇時疑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闡叅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未至陝西寧夏三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所得報至京師輿情驚駭是時賊雖再勝聞朝廷遣將出師遂

保石城山劉項領兵近山分爲七路圍之戒前失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有副將毛忠恃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之復敗劾京師士夫聞失副將益危懼以爲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不勝任輒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命以下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五百兩金銀千兩數人共擒者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知賊被圍

守已困聞已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 宜令
惣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止
兵奏至 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於
閣下計議程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
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
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
軍何用再行商助予言曰觀項布置賊不足
憂矣程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涼亦不可知
何謂爲固守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愧不
言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

何時可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
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
觀之勝可必矣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
然天言遣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
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遣軍行留京軍住營軍
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千戶一人去看動靜
已准行矣時聞請追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
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
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群然和附以爲
止軍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

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頃疏曲折知賊
決可平靖但彼旣聞已遣將亦不敢自任故
也衆猶未信洵洵益甚至十二月二十邊捷
音至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
悉平群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
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并指揮馮
傑剝削不已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
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鞠問得實誅之
中外稱快

